新唐書

二五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唐書一百一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内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内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因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因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寛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它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巳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

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
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
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
今齡之貪贓狠扈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它囚故議之有司又令
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
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普州
臨奏許褘為江南巡察使張倫劔南巡察使褘與濟善而倫與義
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為
潮州刺史卒年六十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
過見妻子必正衣冠兄皎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
檄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
集盡季春止後遂為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
章懷太子屬徙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為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兼博士韋

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隊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閫哉在令五品官昏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罷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謂昊順二陵守戶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眞王襃德衛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君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駿駝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爲戲樂邀貨捐貲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即位數言政損益

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
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纛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
傳詔斬之時深咎邈帝亦悔俄詔罷邈官擯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從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
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
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
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冗
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
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
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
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
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
師養廏馬萬匹帑藏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
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

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
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廄
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
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
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
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駮故帝委之或時移
疾佗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
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
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
不堪弊請息兵脩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
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
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謚曰懿以嘗
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
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

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
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
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
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
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子錫父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
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
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
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
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
兼脩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
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太子率更令善音
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桀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沖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語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

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
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荅曰魁者大帥首者元
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荅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
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
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
巀然不橈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
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
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
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
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
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
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
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
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

亦斬在古折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貢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貿鬻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肩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舛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

之竇孝諶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弃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左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甞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甞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茍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謚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

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冉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襞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爲票賊商取材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所發輒迹

捕捕必得遂爲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秉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荊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己右不悅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唐書一百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滸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僦略邀丐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有如師興費廣雖倍筭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

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泉州刺史召授
國子司業與脩武后實録勞封清河縣子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
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譔武后哀冊最
高麗絶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衞州刺史謚曰文
膳部負外郎杜審言為融所獎引為服緦麻六子其聞者禹錫翹
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貞翹禮部尚書贈并州
大都督謚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字子乂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
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
蓺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皐引為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
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眞盜
皐卒劉闢反欲幷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方
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為殿中
侍御史遷吏部負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賕從一限

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巳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内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偁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傜費爲功至不治道輴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陜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鎭集軍士毬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戸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横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宫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拜戸部

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産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筭又貿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估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從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從子愼由安潛能子彥曾

愼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

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
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
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
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荅鄴等乘是
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
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謚曰貞子儋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
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
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
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
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
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
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

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賞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爲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劍南召爲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謚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卞急爲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費稟賜乏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

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曾命牙將田厚簡
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紿言士思歸不
敢遏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斬其吏勛陷宿州發廥錢募兵忘命
者從亂如歸舩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
衆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
于衆俄而勛傅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曾悉誅賊家屬勛衆四面
超墉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貴者不並處今朝廷
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彥曾於寢自監軍使逮
官屬皆死始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
蹉液蠶爲人一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潴水爲沱彥曾導清
河灌之鐫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河崔
望也爲吞噬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爲滎陽尉徐吏
有路審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
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

刺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罷武城令客於徐勣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及死爲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僚官焦璐溫廷皓李杭崔蘊柳泰盧嵩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録其子官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脩武后實録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政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擢脩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已姓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爲文稍彊澀然

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眞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

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甞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甞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寛隋文帝外孫爲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殿中監子懷讓尚萬春公主詔寛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宮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招勢宣烝窺閒王室戕忠戚觥異

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幷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元

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者附左方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珣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幷治遂自殺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愼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隱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毋受制鞫獄必深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搢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

贈貝州刺史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狄郝朱列傳第四十　　唐書一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勑撰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

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
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
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
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
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
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
為群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
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
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
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
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
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
眞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
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

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柰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寃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劒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

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
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
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
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臣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
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
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
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
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
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
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臣反何耶對曰
不臣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
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
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
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

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
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
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
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
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
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
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
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
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
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
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寖廣右戍四鎮左屯
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
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

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摇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豊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内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猒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

於市踰月不及千人盧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盧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盧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盧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盧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

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

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儞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景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子光嗣景暉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

至元和中田弘正鎭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絶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

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蘄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

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

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贓不

可免帝曰朕巳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旣而曰

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

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鄭

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愼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吴士矩加

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宜國

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爲諸道觖望

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

還爲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爲傅俄領天平節度使

辭疾以秘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賙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友恥為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浿江道大揔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糒不顧密畀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婆寐案其方書為秘劑取靈藥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弟拜盧伽逸多為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

侍不虞邪我甞疑秦法爲寛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君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也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

表左使李仁實欲删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
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
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詐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
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
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
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
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
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
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
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
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
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
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哀歎
其忠擧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

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阽死誘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荅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官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斵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后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

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皐間糧餉窮智勇困未甞敢開一説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説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複道爭功拔劒擊柱晷漏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内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

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蘧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疏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槀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絜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

貲産無異及執政毋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李朝者李多祚王同晈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謚曰元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惲負半千魏知古共謚爲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乗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嘗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温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乗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齮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狄郝朱列傳第四十



二王韋陸二李杜列傳第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楊徙雍咸陽父弘直爲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荊王友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它遷就卒其業武后時遷累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皆墨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摠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荀訥謂禮有

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 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乗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隘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為罷行方慶嘗以令朞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遵用頹紊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閥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監脩國史中宗復為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

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去宋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
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
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
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是歲眞拜左庶子進封
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臣於天子未有斥
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弘為崇沛
王為太子更賢為文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舊典
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贈
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
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秘府圖畫
皆異本方慶歿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亡孫僎六世孫璵別傳璵
曾孫摶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
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

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宗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

俌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俌至虜中脅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俌六世封石泉云俌孫遂

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爲柳州刺史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卽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佰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爲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

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爲三鎮卽
拜遂沂兖海觀察使遂資褊刻杖扑皆踰制盛夏治署舍牆垣程
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反殘賊人人蓄忿裨校王弁與役
人浴于川語曰天方雨牆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
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廁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
矩甫皆死弁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鄆亦摇乃拜弁開州刺
史至徐州械送京師斬東市監軍上遂所製衣杖出示於朝爲戒云
摶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久之
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
爲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
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
嫡后摶請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
初中官權盛帝欲翦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官不平構藩
鎮內脅天子摶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

令奄人盜威福偪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
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摶竝位素忌摶明達有謀即
劾摶爲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摶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
輔政即誣摶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
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
軍事賜死藍田驛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爲嫌遂以字行其先出雍州杜陵後
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
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子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
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慴州
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
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荅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卹身
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邪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

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
櫳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候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
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對思謙爲辯其枉因言仁會營罔陷人
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
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
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
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絶詔
給扶侍轉司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
獨不荅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柰何尚姑息邪垂拱初封
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
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府參軍府
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
嗜聲色與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浮廣倡優鼓吹讙譁戶奴小人

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䟽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切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藁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明堂災上䟽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廈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若亟毀而敗則是庇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寛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未幾復爲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郎脩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爲之無橈色誤辭援筆而就衆歎其壯然以累猶流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兼脩國史封

扶陽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諡曰温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世比晉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爲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散冑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儌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選補逾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海內知嚮然後審畀銓揔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

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鍛練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讎復嫌苟圖功求官賞耳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曉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洺二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長史繇相州刺史入為黃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

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亟
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
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
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
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
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
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
則固二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
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
三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
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皁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貿易斷盜誅
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寠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
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
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

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贓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之門僥倖開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乃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與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疎帝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嘗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逍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桮藤盤數十物唐隆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爲救免出爲許州刺史以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爲國子祭酒太子賓客

坐宗楚客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爲陳州刺史開
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
謚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爲天官
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爲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恒開
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
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讓以
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爲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
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爲
陳留太守卒濟開元初調鄄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
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
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爲刺史濟四遷
戶部侍郎爲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
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脩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
守子輿夏令亦以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爲翰林學士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遷累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諡得罪憲宗意弘景擿助出爲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諭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俛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還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囑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絪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爲長慶名卿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伯父柬之

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蹴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玄暐有宰相才后知無它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閒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淸愼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稾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鑰者殁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

爲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義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見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幷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柰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

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
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
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
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
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
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
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
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
事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
尚書左丞相謚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
象賢者乃賜名焉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
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日具清終監
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

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
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爲損威人多
其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爲州刺史鄭愚表
爲屬後去隱義興父之召爲右拾遺時憸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
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
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
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元方從父餘慶
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巳冠名未顯兄玄表昔曰爾
名官不並柰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
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
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內
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

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吳興蔣冽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事論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蹈利賫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子璪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兵部郎中兼彍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權勒姦豪家人不敢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璪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況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蜀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傑共救其亂宜撫納遺甿而保全之觀時變待眞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衆而興但恣殘剽所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荅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蹕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以病免召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

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臥治
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御寇末也
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内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
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剗絶元惡且
摇亂胎禍憂未旣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旣爲皇太子
又請出外朝以安君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
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
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檢校閤中及善即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
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
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
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貸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
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
用日知議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鬢輒白母

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曰知殞絶于道左右爲流莫能視
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黄門侍郎
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
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曰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它日謂
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先天元年罷
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曰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
驚曰産利空空何辭之遽曰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猒之
有若猒于心無曰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
樂開元三年卒曰知貴諸子方惣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
少子伊衡以妾爲妻鬻田宅至兄弟訟闘家法遂替云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
爲益州録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
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
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眞僞莫辨即欲攬亂

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
歌之曰録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濅知名入爲司刑丞
與徐有功來俊臣矦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
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
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
辯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
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
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后甞季秋出棃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
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爲災故曰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黄落而木復華
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
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眞宰相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
申救后以爲面欺左遷溱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曆元年復以鳳

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
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爲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爲秋官尚書坐
漏省內語降司刑少卿出爲幷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
元方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廕懷遠辭
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轉司
禮少卿出爲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
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
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
老聽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
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
顯顧當然邪荅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
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謚曰成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
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謟言媚上或要丐諂

寵至昱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昱具諫官也昱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昱伯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隷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彊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爲濟陰太守從馮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僞官憂憤死贈禮部尚書

二王韋陸二李杜列傳第四十一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二　　唐書一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寛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澣它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寖遷黄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爲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无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

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盧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淸縣男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詧言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

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
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
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石
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
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媢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
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者申州義陽人介廉
有才以炎故流死嶲州炎從子伷先
伷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
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伷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
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
柰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内憤怨臣愚
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
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歲餘逃歸爲吏蹟捕流北廷無
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黃金駿馬牛

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詗候朝廷事聞
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劉無彊
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
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尉安流人實命殺之伷
先前知以槖它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
鬬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誹更遣
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尉安有罪而不曉朕意
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伷先得
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伷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
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
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纖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
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
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言李伯藥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貞

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
所居為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弘文館
直學士褘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
郭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皆
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
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同兩省先是姊為內官武后
遣至外家問疾褘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嶲州后為丐還除
中書舍人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
異謀褘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凴陵不足校願戢威紓百姓
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
孝朕子賴卿以師矩異蓬在麻不扶而挺也后既立王為帝以其
參奉大議僉恩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
方是時詔令叢繁褘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
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后

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己忠臣也納言王德眞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禕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鞫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爲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禕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己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能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歎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翰者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

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桉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性寛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既廢不自護藉乃馳逐爲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䟽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寖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胙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捨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乃自

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閒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冑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

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衰弊之之則磨礱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皐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為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

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至潁王傅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惡出爲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彊直而昵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吏刺取朝廷事迷隱其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卑雍州司功參軍崔擢爲尚書郎不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卒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

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宗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廝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讋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爲衆

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猒怠細政擢委昭德秉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彊愎聾盲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敕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巳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巳行方興駁異是揚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風指陰相傳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璹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

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旣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贓當死頊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盥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荅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哲死遷頊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閥生平所牾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寃之擢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爲尚食奉御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頊

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時封
一筒書誘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
革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項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
皇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
羣臣道之項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項善張易之與中少監田歸
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控鶴
內供奉項又彊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
宗陋短俯僂項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
安可保衞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
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效之非止保身
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
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
人望易之昌宗乘閒如項教后意乃定既而知

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
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冒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
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項曰水
土皆一盎有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
有爭乎曰有之項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
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跡之不
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柰何項尋
徙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
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
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項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
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誅不
失所以事君者云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二

唐書一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列傳第四十三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爲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爲塔極冶之金爲象然猶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塡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爲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丐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并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

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曆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役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掘壞伐木寖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爲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飢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

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
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大
和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
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
外廄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煢獨
薄傜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
上帝馮怒風雨迷錯荐饑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
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
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淸耳以聽刮目以視翼有聞見何
遽孤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
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
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
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
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麼農

廣饋飢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譬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坐漏禁內語出爲沔州刺史頻徙蘇宋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地雄奧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准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爲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貞穆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躓於仕屢表薦之人尚其方介云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湊永淳初解褐婺州參軍事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入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立授鴻臚少卿從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謚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上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羣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爲太子行

不敢絶馳道秦師免冑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中爲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責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褒此時韋氏逆未明義未絶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據謚曰戾今太子乃謚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謚者質於御前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亦天下臣言是耶咸蒙冰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柰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爲辭宜易謚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瞿然引內閤中勞曰誠如卿言業已爾柰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質行以謚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爲方農月興功雖貴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爭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蚑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曰公敢

是耶湊曰食厚祿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爲減費萬計
出爲陜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湊以古園陵不立碑又
方旱不可興工諫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
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
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
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寢
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
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辭尋徙河南尹
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賕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
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州司
馬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脩舉詔賜時服勞勉之及
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謚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擢累諫
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使繩糾吏治所

至震畏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敘平允官有乏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玄宗苦雨潦閱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爲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牙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具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留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爲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毋害韋公父子獲免帝令壽王賜藥傅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豳國公肅宗

立與房琯崔渙持節奉傳國璽及册宣揚制命帝曰太子仁孝去
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
如釋負矣煩卿等遠去善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
及中書舍人賈至爲册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聞琯名
且舊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
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
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
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旣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
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荅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
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
異還以相剋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
驗明年三月至鳳翔拜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喪亂
後兵吏三銓簿領煬散選部文符僞濫帝欲廣收士心至者切
補官不加檢復見素奏宜明條綱以爲持久帝未及從旣還都選

者猥集補署無所曰訴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爲僕射從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戶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謚忠貞子諤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階儲蜀以爲符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洂弟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爲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爲前知果非也

諤歷京兆府司録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悦擢諤御史中丞爲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凉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

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
給事中
顗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通陰陽象
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自鄠尉判入等
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
垍韋貫之李絳崔群蕭俛皆布衣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
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為大理少卿累遷給
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為戶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
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
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傅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
推其尚云
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擢州
參軍八人為中臺郎知人自荊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
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繩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

督役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
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宋之
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緄長文辭撫養宗屬孤
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
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鄜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爲祕書少監玄宗
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緄刊是圖簡以善職稱終陳王傅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
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橈景龍中屬羌叛既
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推論酋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荊潞
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荊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訾入之官
以盧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
南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
治名入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時柳于廷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
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
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絶故倫特愛之嘗曰此
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
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
復方并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
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州不能詘
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爲夏官
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
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
州有銅官人鎚鑿尤苦思復爲罷他郡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
署民爲刻頌其祥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
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譙王重福
事捕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不暴其謀但
奏東都有兵氣匿反因上宜伏誅思復曰往韋氏擅內謀危社稷

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即位今詔追善思書發即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荅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其跡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聞故河南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爲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

朝宗朝宗初歷左拾遺肅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
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又道路藉
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
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
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
睿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
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
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
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為京
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為高平太守始開
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為長
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別駕卒朝
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朝宗孫
佽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府入為殿中侍御

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佽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員佽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爲縣令使者請佽佽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佽處以儉約遂爲定制衆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

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
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
暑雨滯霪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
深思天變杜絶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
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
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淸光願勤
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
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
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
僶俛尚何救哉夫寒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
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
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匱竭戶口減耗家無
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既庶且富試踐
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

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毋急政破資亡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嘆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黄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黷跡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奥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

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侍御史薦汝州參軍事李
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
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
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愼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絶非所
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内侵帑藏虛竭戸口亡散夫下人失業
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
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
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
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
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
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
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裸形體灌衢
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

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宗訓死主弃故宅別築第侈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媿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嘗同諸壻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弃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

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爲久安計不使姦臣賊子
有以伺之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
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
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
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
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豈佛者之心乎昔夏爲
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
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脩塔
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
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
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
其所緩親未來疎見在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
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
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

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塡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不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胄寺塔不足穰饑饉矣帝不省睿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眞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

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
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
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
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
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
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
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
于龍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
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
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
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
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棄中宗短促之計
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
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

有營寺觀加浮居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温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玆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爲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塡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替否按之岑羲屢以爲請替否曰我爲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頴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李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中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怨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儒梁鴻六人圖象讚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

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勅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
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賊賈也猶能忘
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
書曰有詔河南敦喻前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
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
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寛大之政幽閨婦女草
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
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
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
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而
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
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遺
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名
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議必起遺公使者往

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
傷於廉而害於義遺公必不爲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
爲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
利其害不爲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心
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
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
不失爲戰又上御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
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
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
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兗無不濟
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
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晦術略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
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疇脩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
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

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
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宜又繼周之言謹上五
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辭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
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
度而渤奉詔弔郗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
十閿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
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誠縣
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
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蕪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
奏咨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渤既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
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
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植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
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
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祓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

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
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
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侁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
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
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不實
翬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
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脩舉考應中上以
封毋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
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
三品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為褒
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為
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
宜在朝出為虔州刺史渤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
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

平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逋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閤帝久不出羣臣立屛外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䟽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闋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五坊卒夜鬬傷

縣人鄠令崔發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雞竿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梃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既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恐四夷聞之慢侮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幔城篡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官人益横帝以問左右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宅曰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挺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慰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爲懷州長史桂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粤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廞淺毎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渤釃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操

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
者尚之
裴潾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於
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爲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王者尤恃
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
領使潾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内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
相監臨臺又御史爲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
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内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
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
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爲帝
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潾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
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
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彊陛下以孝安宗
廟以仁牧黎庶攘刬祅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

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
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
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
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訹權賄偽窮情
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
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
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
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
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
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
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朞一歲以考眞偽則無不驗矣
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憐再遷刑部郎中前宰府倉曹
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

金公成受賕不許以赦免澣議曰枉撓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毋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毋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戸部尚書諡曰敬澣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爲權近所持嘗裒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大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澣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橈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

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愼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阜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

歛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榷之利然卜式請亨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寃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累遷諫議大夫爲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廕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爲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閤劾奏注內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上射賄謝帝不省後寖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繇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澧王傅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擧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讙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

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
乃以趙儇爲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
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
齔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
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
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雖兇意感解以尸還之單
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稱人爲牢泣歸責
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戲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呂而書顯之豈樹風
扶敎意耶且鄉人能韜齒狙刲脛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
閭脫之傜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
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
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歸喪路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
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
後乎其激卬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髙而難從以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獘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衒者也至渤爭晏朝潾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能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列傳第四十三

宋祁　奉　敕　撰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脩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脩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溺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跡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狠毀親貴離閱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外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邃而難治刑政弗符四支疾也親權猜間

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項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激棨之徒詭獻忠款言膏肓之伍君輸諓計脅肩邸第之中禁顚媢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秉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荅曰慶父叔牙季友桓公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士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乎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謿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戊攕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

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驁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群臣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誡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孫元衡儒衡

別傳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乂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乂條其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斂在所庫貲以贖生乂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

嘗之百倍若四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過耳諫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薦為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權畏乂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謚曰貞遺令薄葬毋還鄉里乂沉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頲畢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為慟而誰慟與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乂所著甚多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護役蓬萊宮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辯列詳諦帝異之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奏使回軍餉還奏上山川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薛仁貴勇冠軍高侃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沉毅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建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為知言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

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户參軍子曾少有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遴選宫僚以曾爲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蠱心喪志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嗣堯舜之烈也餘閑宴私後庭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示人况閲之所司明示羣臣哉願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州刺史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譔冊既進稾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兹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徼肅宗新得陜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

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援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劒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此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傳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尉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右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

增国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初從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恤彫瘵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

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鍔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璹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璹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吴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

也今暑濕暴露兵氣重眾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忸于役
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
兵之彊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
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
自拔擢乃敢爾我臣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
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
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户曹參軍
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
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
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
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
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
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
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
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

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懽上心既悟爲之輟
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握中噫遂獸
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
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
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
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
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
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
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
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觀釁乘隙夾攻之
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
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
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丐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
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
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二李黨
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

李宗閔居易亟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
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
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
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
所忌遂擯斥所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
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
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
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
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
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
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
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
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謚有司曰文後履道第卒
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
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

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
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
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
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
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
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劒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
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
歲終結課最詔行簡覆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
所慕尚寶曆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
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
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
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
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皆言惡德

裕者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
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二遷崔鉉輔政欲專任事敏中居右會党項
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
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閥閱敏
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讒自訴于帝
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庸相任耶顧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顥所上敏中
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餞須璽書諭尉賜通天帶衞以神策兵開府辟
士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諭其衆皆願弃兵
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保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爲耕戰具踰
年檢校司徒徙劒南西川增騾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
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因求避
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殿毋拜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
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責之譏書
聞帝怒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譜者侍中珪之遠裔未幾加
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
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

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
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謚曰醜

列傳第四十四

五王列傳第四十五　　唐書一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楊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郵于初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縣

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鼓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

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昏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銜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由是朋讒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

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死令朝朔望壽出爲洺州刺史改
濠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
參軍鄭愔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
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跡韋
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輩爲之命御
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彥範暉柬之恕己玄暐
暴訕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
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爲讎家誣衊請遣御史按
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瀼州禁錮終
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夫襄武郡公
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
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
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
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

戸還其子孫論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暐柬之恕已勤勞王
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爲司徒暉太尉玄暐太
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己太子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
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
辨爭愈切誅二張也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
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
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
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
範亦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
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
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
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
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
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

秀陸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
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
如獨殺龔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
得不坐龔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
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丐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襄城令
彥範弟玄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
遷平遥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
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道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
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高城尉吳澤射殺
驛使髡民女髮爲髢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
良或傳季昶曩爲味虛所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
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爲雍州長史入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預
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荆州長史貶儋州司

馬初李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
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即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
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李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為實後
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
楊元琰者字温號州閿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
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頎博頤居父
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
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仵用事者免載初中為安南副都護三
徙為荊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為荊州共乘
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
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
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恕
十死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
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鬚似胡云元

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衞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生平無留畜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爲脩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鷟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邽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爲衞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段長

安二年授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縣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毎椎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爲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謚曰肅愍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本名曅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學行稱叔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擧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官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淸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

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
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
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
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暐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爲原
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暐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暐
弟昇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
者累月及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
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后
遷上陽宮顧玄暐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暐我所擢何至是對曰
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冊其妻爲妃賜實封
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文流古州道病
卒年六十九諡曰文獻玄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
野羣從皆自遠會食無它爨與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
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官當時稱重少頗屬辭晚以非己

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于璩亦有文開元二年詔玄暐東之神龍
之初保乂王室姦臣忌焉謫歿荒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玄
暐子璩東之孫毖並爲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璩子渙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
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拖特搨試
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
不附己出爲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
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爲江
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
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
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
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槃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
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愼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

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内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通衢鬻恩爲怨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術臣所未諭帝默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擿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元子縱縱繇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内外官宂溢時議併省

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
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敘優日廣若
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
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撙裁文物儉而不陋
除吏部侍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
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饟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
發斂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閈人甚宜之入爲
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忠初渙爲元
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
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孫碣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納劉稹降
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
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
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旣占

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乾夫大
遂爲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
怒訴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
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捶乾夫并前
獄史下獄悉發贓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
民相語歌舞于道徙陜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
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靑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
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
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
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
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
土荒外山阻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
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内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

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
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
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
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
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
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
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為
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
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
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
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
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
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
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

筭恣情割剥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揔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揔管五十七州閒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令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隷巂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巂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

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
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
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
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
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
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
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
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
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
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
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
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傅會然
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
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

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
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
是日詔書下雰翳澄駮咸以爲天人之應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
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
巧進恕己恐其復啓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
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
史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及貶又流環州爲周
利貞所逼恕己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
爪甲盡不能絶乃擊殺之謚曰貞烈孫高
高字公頤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
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
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

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疕痏朝廷不寘以法才
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
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
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
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
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
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
幷敕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
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
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
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茀詔諸道上耕牛委京
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
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十
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謇特贈禮部尚書文宗開成三

年又詔玄暐曾孫郢爲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柬之四世孫憬壽安尉恕己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謨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彥範後無聞云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啟爲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五王列傳第四十五